

# 多想再为妈妈买件新衣服

## 救护车不敢接妈妈去医院

昨天去商场买东西,看到有老太太穿的棉衣棉裤,泪水一下子涌上了眼眶——我想起了妈妈。

要在以前我会仔细去看,哪件适合妈妈穿。妈妈喜欢素雅的颜色,稍微鲜艳的花色就怕太洋气不肯穿,我总是挑来挑去,找那好看又一点不张狂的衣服。其实给妈妈也只买过几次,大多时候只是看看,因为妈妈不愿让我买,说她衣服多着呢,穿不了浪费。可是现在,我竟然连去看看这些衣服资格都没有了!

去年10月6日夜里近零点,接到了哥哥的电话,说妈妈从昨天晚上睡下,一直到现在还没醒过来。放下电话我就去了火车站。那时候真希望自己有双会飞的翅膀,一瞬间跨越这几千里的距离。

在火车上度过了难耐的十几个小时,回到了家,看到了双眼紧闭,气息微弱的妈妈,妈妈竟然穿着鲜艳无比的寿衣。姐姐说妈妈的娘家人过来了,非要把老衣给她穿上,那鲜亮的颜色像尖刀一样刺得我心疼。县城医院的救护车过来了,医生直摇头,不敢送妈妈去医院,路途遥远又颠簸,怕她在路上就有意外。

流着泪,我侧身躺在妈妈身旁,那熟悉的气息让我感觉回到了小时候,不同的是,那时候妈妈会用她单薄的身子呵护着幼小的我,可现在她躺在那里,无知无觉。她的手如此冰冷,我不停地用手暖着她,搓着她的手,希望她能感觉到,能醒过来。

到了第二天下午,妈妈竟然真的缓缓睁开了眼睛。醒过来的母亲,极度虚弱,她手脚都不能动,睁开眼睛也很吃力,她有时清醒,有时又有些糊涂。

## 村头的黄土堆里埋着妈妈

妈妈终究没能熬过去。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夜晚,我眼睁睁看着妈妈的生命在我面前消失,她好像睡着了,静静地躺在那里,只是再没了呼吸。父亲、姐姐、哥哥、我还有弟弟,一家人都静静地坐在那里守着妈妈,不能说一家人了,没有了妈妈,这个家永远是残缺不全的了。

家里开始吵吵嚷嚷起来,家家外一片白色,我们都抗拒不过陈旧的农村习俗,无奈地顺着这一切。我呆呆地守着躺着的妈妈,我甚至幻想她能醒

## 倾诉人、执笔人:任银亮 女 32岁 玄武区

那一次,因为妈妈不肯配合医生的治疗,不肯好好吃药、挂水,我赌气和她道别就离开了家。再回家时,妈妈已到了弥留之际,我眼睁睁看着她的生命在我面前一点一点消失。



过来;或者这一切只是个梦,等我醒过来,妈妈还好好地在家。我想起小时候,村子里如果有哪家办丧事,我总会和一大帮小孩跟着乐队跑前跑后看热闹,却不晓得那家亲人的心早已被声声唢呐撕得碎裂而心痛不已。如今临到自己头上,才明白了那是多么彻骨彻心的悲伤!

送走了妈妈,我再不能在家里待下去,看着家里熟悉的物件,每件都能让我想起妈妈,妈妈在打扫房间,在门口喂羊,在厨房做饭……

离家之前,又去村子东边最后看了妈妈。妈妈再也不在熟悉的家里,要见妈妈,我竟然要来这荒凉的村外,而我所能看到的只是一堆黄土!

## 四个儿女让妈妈操心了一辈子

妈妈身体一直不好,但为了拉扯我们四个儿女,她从来顾不上关心自己。小时候家里很穷,但妈妈尽她最大的努力没让我们饿着冻着。年三十晚上,妈妈总是要熬到很晚,为我们赶制新鞋,或者缝新衣服的扣子。大年初一早上醒来,我们四个都能穿上新衣新鞋。现在真是无法想象,一家六口人的鞋子,从鞋底到鞋帮,还有棉衣棉裤,全是妈妈一针一线做出

来的。床单被褥,是妈妈手工纺、织、印、染、缝起来的。奶奶在世时,还要照顾卧病在床的奶奶,种地里的庄稼,那要付出多少劳动,妈妈那瘦弱的身体真不知是怎样支撑下来的。

也许妈妈心里最强的信念便是她的儿女们。可我们兄妹四人都不够孝顺。不对,是我们都没有能力,竟然让妈妈的晚年,在病痛中度过,又在病痛中离去。我们姐弟四人的婚事,在妈妈看来没有一个如意的。姐姐家非常穷,姐夫更讨人嫌,虽然姐姐一双儿女非常可爱,但妈妈总是难以释怀,一直在念叨。嫂子人不坏,妈妈帮她带大了侄女,但嫂子和妈妈就是合不来,十几年来形同陌路,哥哥左右为难,妈妈为此也生了很多气。

从小到大,妈妈对我的期望最大,而我却是问题最多,最令妈妈失望伤心的。特别是十年前我干的傻事,害惨了一家人,对妈妈更是致命的打击。2000年我去了外地,独自一人适应着纷繁复杂的社会,孤苦无依的打工生活和冷漠的人际关系。努力挣钱寄回家,弥补家人是我的精神支柱。

弟弟结婚几个月就离婚,而后和我一样去了遥远的南方。那时候哥哥在西安摆摊卖小吃,只有姐姐离家近一点。

# 我给父亲当伴娘

“父亲节”的那一天,我生平第一次做了别人的伴娘,新郎不是别人,正是我的父亲。

父亲和母亲已经离婚好些年了。像两只受伤的刺猬,他们彼此都不肯为对方做一些小小的让步,离婚后他们不肯见面。作为他们都深爱的女儿,我左右为难,只有在母亲伤感的时候,赶去安慰母亲;在父亲寂寞的时候,赶去陪伴父亲。

去年冬天,热心的居委会阿姨为母亲介绍了一个老伴,母亲没有怎么推托,就答应了。父亲得知这件事后,整整两天都不肯吃饭。我陪在旁边,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。那时,我才知道,父亲是个多么固执的老头,他深爱着母亲却始终不肯面对,我被这样的爱情搞得头昏目眩。正在这时,

学校开始下乡实践,每次我在乡下打手机给父亲,他总说:“想通了,想通了。”便不肯再说什么了。

三个月的下乡实践结束后,我带着行李风尘仆仆地赶到父亲那儿,发现父亲的房间里坐着一个陌生的阿姨。父亲说:“蓉儿,她将是你的新妈妈。”我的脸变得惨白,整个世界翻来覆去般剧烈晃动。这些天以来,我一直策划要把父亲的反应告诉母亲,要让他们和好,让他们的感情像小说里一样在破镜重圆后变得坚不可摧。为此,夜里我哭醒过许多回,也笑醒过许多回。然而,真相并不是这样的,父亲在我夺门而逃的哭泣中,明白了我的心痛,可他并没有追我。

过了几天,父亲来学校找我,说要结婚了,请我做他的伴娘。父亲说:“我知道你心里

的想法,可破镜重圆是戏里的事。我和你妈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都没有彼此适应,以后又怎么会呢?你还小,还不懂,爸爸已经老了,经不起折腾了。蓉儿,原谅爸爸。”我泪如泉涌,转过身去使劲不让声音走漏,问他何时结婚。父亲说:“特地挑了一个日子,是年轻人时髦的‘父亲节’,你要是来参加婚礼,便是送给我的最好礼物。”

犹豫了许久,“父亲节”那天,我还是参加了父亲的婚礼,并主动提出给他们当伴娘。

婚礼上,我穿了一套浅蓝色长裙,就像天空的颜色,我希望父亲的天空从此真正变得安宁。挽起父亲手的那一刻,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,那时我也经常这样和父亲很亲近,只是那时父亲的头上没有这么多的白发,额上没有这么深的皱

都说儿行千里母担忧,妈妈的心便被分成了几分,牵肠挂肚着她的几个儿女。

## 妈妈竟对我说起了感谢的话

妈妈的身体便在一天天的思念伤心中愈发虚弱。她有了轻微的脑中风,加上听力本来就不好,更加难以沟通,性情变得固执,自闭又多疑。她又极度节俭,菜都舍不得吃,我们远在外地照顾不上,父亲又拗不过她,她的健康状况愈加糟糕。虽然住院看过几次,但总是好不了多久就复发。

直到前年,我的他走进了我的生活,弟弟也重新谈了女朋友。前年我和弟弟约定,春节都回家!妈妈听到这个消息真是满心欢喜,让父亲提早去打扫屋子,而已经不能做事的她去烧水时竟然让开水烫了,这对母亲羸弱的身体造成了致命的伤害。

因为妈妈的心脏病,省城最好的医院也说不能做手术,一天几千块钱的高昂住院费,合我们兄妹四人之力也撑不了多久,一个星期后我们无奈又心酸地带着药回家了。在家里照顾了妈妈一个多月,她的伤逐渐好转,我便决定来南京,妈妈由父亲和已经搬回家的哥哥来照顾。离家的前一天,妈妈竟然对我说着感谢的话,说这些天幸亏有我照料,让我受累了。我无地自容。

有一件事让我更加痛恨自己。因为妈妈不肯挂消炎的药水,不肯吃医生说应该多吃的食物,我就和妈妈生气,那天天没亮,没和妈妈道别就走了,没想到,再回家已经是妈妈的弥留之际了。我恨死了自己。

## 在梦里,我看到妈妈在忙碌着

我多么希望有那个世界的存在,那样妈妈就能看到我们,而我们也能感应到妈妈;那样妈妈就能见到她的妈妈,和她的亲人团聚而不再孤单。天气越来越冷了,以前每到这个时候,妈妈都要为故去的爷爷奶奶烧棉衣棉被,今年我也要为妈妈做很多,让她在那个世界暖暖和和,不会感觉黑暗和寒冷。

妈妈,妈妈,您能听得到吗?妈妈,您喂养过的羊,父亲现在把它养得更壮了,院子里的石榴树明年会开出更多更鲜艳的花,核桃也会挂满枝头。您一定要回来,您一定会看得到,是吗?

我总是在梦里回到家乡,推开熟悉的院门,亲爱的妈妈在忙碌着。



# 那年除夕,我连跑了7趟夫子庙

倾诉人、执笔人:李义谦 女 24岁 白下区

我是80后,我是独生子女,可是我的童年一点也不寂寞,特别是过年的时候,堂兄弟姐妹们的笑声把老屋烘托得暖暖和和。



## 老房子承载了我们的情谊

我是八十年代的独生子女,本该在少年时孤单寂寞,就像天底下无数的独生子女一样。可是凡事皆有例外。

祖母有八个孩子,父亲排行老四,在我的童年时,没有房子的几个伯伯叔叔们还是住在家里老房子里。那是一个很大的四合院,在南方有些少见,有前门和后门,前门靠马路、菜场。后门曲径通幽,还有一口文物井。此外还有二层的露台,书房也在二楼,更绝的是二层的露台上就可以看到青砖黑瓦,一处一处的房子,一片一片的黑瓦。

整个四合院里路路相通,楼上楼下,机关无数,就是在这样的老房子里承载了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的情谊。

## 姐姐是同学,婶婶是老师

祖母生了七个儿子一个女儿,到了孙子这辈却只有两个男孩子,其余的都是姑娘。我是次小的,下面有个同年差一个月的妹妹。大我三岁的姐姐住在我家的临屋,我们读一个小学,每天中午一起吃饭,晚上一起做功课。她的妈妈是语文老师,所以家里也像一个小小的学堂,但更多的是课余辅导,我们刺绣、唱歌、去雨花台参观写游记……

我喜欢这样子的小小课堂,和姐姐一起上,老师是亲人。

夏天的晚上,院子里响起了“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,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”。每到周末,所有住在外面的孩子们就都领着媳妇和孩子回到老房子里

过周末。每到周五晚上,我就开始盼着第二天的小孩子大聚会,算着谁谁几点到。周六上午我就老老实实地和姐姐坐在祖母左右,对着屋子里的大窗子往外瞧,叔叔伯伯们陆续的一家也都到了,小孩子也越来越多,可以玩的活动也越来越多了。

闹腾的时候,我们都是木头人、躲猫猫轮流着玩,孩子们在里屋外屋穿来穿去,有时还要大人做掩护;安静的时候,我们刮刮茨菰,包包饺子;有雪的时候,打打雪仗,打打冰柱;下雨的时候,穿梭穿梭水帘洞,其实也就是屋子与屋子之间偶尔的没有棚子的地带。

## 一天跑7趟夫子庙也不烦

每年春节,就更加热闹。除夕小孩子都要熬夜,大人们就索性打通宵麻将。加上老房子里有不少设施齐备的空屋子,于是大家都不回家,就欢欢喜喜地过一整个年。

除夕的下午是最无聊的,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,大人们都在忙着年夜饭,我就等着我的兄弟姐妹们一个一个到来。

有一年,我有天去了7趟夫子庙,老房子离夫子庙就五分钟,每来一个孩子,我就陪着他们去一次。

最后一次是吃完了年夜饭的两小时后,我们又去了夫子庙。一路走一路拿着串冰糖葫芦,不是饿,也不是馋。就是凑着热闹,兄弟姐妹们一人一串,一个都不能少。

## 80后的我,兄弟姐妹也很多

记得祖父母都还在的那一年,我们孩子在他们房间里打了一宿的麻将,上了年纪的人睡觉是不怕吵的,他们还会在夜里和我们聊几句,或者他们自己聊几句。我们饿了就吃祖母年前买的烧卖和各式包子,拿几个放在电饭煲上蒸一下,热腾腾的。听祖父母们如果许久没有声响了,我们便小声音,哥哥起身替他们把毯子盖盖好,那一刻,在我的记忆里是永远抹不去的。

早上的时候,我们出去吃麦当劳,哥哥巨无霸里的酸黄瓜永远是被我第一口剥了过来,那个时候觉得大年初一的早上吃个麦当劳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。回家以后就跟着姐姐钻进被窝里睡到下午,醒来了以后就立刻穿起新衣服准备着吃晚饭了。

在有这么多孩子的大家庭里,我们兄弟姐妹之间总是打打闹闹的,磕磕碰碰、哭哭闹闹的事情是常有的,可是大人们从来也没有因为这个不愉快过。我们虽然不是亲的兄弟姐妹,可是在如今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里,我们就是至亲了。

哪怕现在我的兄弟姐妹们再忙,工作再累,有时甚至只能在网络上聊几句,藏于我们内心的属于儿时的那份记忆是永远绑住我们的东西。每每相聚,那份熟悉的感觉又涌上心头,不曾改变,却分外珍惜。

## 征集“南京人的情感故事”

如果你有难以忘怀的情感经历,无论是亲情、友情还是爱情,我们都将聆听你的倾诉。可以投稿也可提供线索。热线:025-84783552(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以后) 信箱:kbinsheng@126.com;论坛:www.js.cn·论坛·都市杂谈·都市情感